

WENHUA JUNSHI ZHANLUE

# 文化军事战略

● 乐后圣 著

上

新华出版社

# 文化军事战略

上

乐后圣 著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军事战略/乐后圣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11-8810-9

I. 文… II. 乐… III. ①军事—文化—研究②军事战略—研究 IV. E0-055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9858 号

## 文化军事战略

作 者: 乐后圣

责任编辑: 曾 曦

装帧设计: 王小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1.25

字 数: 2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810-9

定 价: 198.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89201322



## 前 言

人类以农业时代的封建王权、工业时代的民主政权、信息时代的文化主权沿袭着文明的基本走势，当我一次次为版图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的国家主权战略转型观照静虑时，我发现人类的文化军事文明正在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影响着人类的命运。人类改天换地的习性不仅充分展示着自身的智慧力量，而且力求成为大千世界的主宰，以人类生活界面承载的全球一体化所努力的地球村运动恰恰是人类春秋战国历史文明的轮回往复，无论世界的变革浪潮如何汹涌澎湃，但人类临近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基本属性还是没有任何改变，那么军队、和平人士还有其他人物究竟该如何思考、观察、化导、防止、限制、结束或平息器械、生物、信息、核、太空战争所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挑战呢？人类不会因为器物世界文明的张扬而彻底改变生物世界关怀生命的文化终极属性，由此，地球村运动背后的战国风云时代所带给人类的军事文明变迁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种变迁就需要我们对战争形式所处的这个战国风云时代的人类地球村运动有所真实的理解。人类被抛弃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任何明确的理由，却始终在为自己寻找新的解释，然而，我相信在一个人类永远不可能知晓的地方，有一团东西在看着我们发笑，宗教将这个东西叫做：归宿。一个人如果能在金钱与享乐中获得最终满足的话，无须信仰宗教与从事战争，当然，死亡却是不得不尊崇的，这是取消一切问题的最终圆满方式。人类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战争都是以意识形态为理由而发起的，但是，所有以意识形态为名义的战争，都将是经济利益为终极目的，似乎人类战争发起者大多习惯于用意识形态作为外表来掩盖藏之于内的经济目的。一切战争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一切为了意义而发生的战争，终将在时间消磨下，磨蚀了意义，仅仅剩下了对于战争的记忆。战争的意义就在于人要在战争中死去。至于发动战争的理由，不论是为着意识形态或是为着经济利益，皆可看作是等而次之的理由，战争的本质意义就是灭亡，战争是一种运转功能，运转的结果就是产生灭亡，至于这架机器，可以有很多种类，唯独产生出来的产品仅有一种，即：灭亡。当人类传统的国家要素在地球村运动中被文化符号、商标符号、货币符号所影响并产生新的革命战争形式；人类便开始期待文化军事战略为地球村运动提供一个和平发展的基本保障。在战国风云时代干预战争的行动不应该再是消防队员似的外交官员，更不应该是事后诸葛亮似的政治、经济、军事干预，而是在未来战争形态理解基础上发展着眼未来的预防性军事措施。东方军事文明中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及兵不见血刃的兵道境界是人类文化军事战略厚重的历史皈依，人类文化军事文明的觉醒是世界理性的回归，当文化战争伴随人类地球村运动在无边际的战场硝烟弥漫，仅凭传统意义上的军队和器械装备已经无法实现大战略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也无法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地区安全、全球安全。显然，人类的

战争正在超出军人、军队、军事的范畴，越来越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宗教领袖、文化领袖、科学家、企业家甚至银行家们未来殚精竭虑的伟大事业。

在全球化浪潮正席卷社会生活各领域的 21 世纪有种种迹象表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碰撞、摩擦乃至对立、冲突将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文化是某个社会和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慧与情感方面不同特点的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生存方式、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确认在相互信任和理解的气氛下，尊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承认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文化的多样性，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发展文化间交流的基础上开展更广泛的团结互助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走势，文化尽管受到由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所积极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文化多样性是一种挑战，但也为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进行新的对话创造了条件。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各群体和各社会之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在日益走向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中，必须确保具有多元、不同和发展之文化特性的个人和群体的和睦共处，主张所有公民融入和参与的政策是增强社会凝聚力、民间社会活力及维护和平的可靠保障。因此，这种文化多元化是与文化多样性这一客观现实相应的一套政策。文化多元化与民主制度密不可分，它有利于文化交流和能够充实公众生活的创作能力之发挥。文化多样性增加了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它是发展的源泉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享有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捍卫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军事革命的迫切需求，它与尊重人的尊严密不可分，人类的军事革命总是比武器革命先行一步，当人类革命性的军事到来之后，革命性武器的到来就是必然的事了。随着人类信息时代伴随文化多样性与全球世界文化一体化矛盾序幕的拉开，在全球信息化文化主权时代丧失独立文化坐标的国家就会造成社会庸俗、劣质、僵化、腐败、没生机、无内涵、无后劲、缺创造的根源。文化正在决定民族、国家、世界、文明和整个人类的命运，人类文化的自觉所造成的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无论是宁静还是狂欢，一切的发生发展都是由人们的文化主观愿望所留下的直接后果，文化直觉所带来的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最易生成变化的力量。人类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和革命都是由于文化观念和文化方式被深刻地自觉后的结果，如果人类没有对战争或革命普遍深刻的文化认同，任何一场战争或革命都是艰难的幻觉，人类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构建最终体现的是人类绝对的文化自觉。和谐世界构建与构建和谐社会并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文化主权国家从人文视野和文化军事战略上重建内在生命最根本的动力源泉，文化军事战略是揭示人类文化军事革命新走势而进行创新的战略理论探索，对开启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的人类文化军事文明具有前沿战略价值，文化军事战略同体现战斗力的伤害性暴力战争暨革命武装军事战略最本质的区别是渗透力、震慑力、分化力、组合力、磨合力、整合力、构建力的军事战略的集中体现。

人类自 20 世纪末以来对文化重新定义和认识无异于人类发现了一个内在的世界，其意义

不亚于人类对自然和宇宙的发现,不亚于人类对科学体系的发现。我对文化军事的关注,缘起于人类工业文明时期日本军事变革消纳吸收中国佛教与日本神道,而最后以文化军事面目出现的日本武士道精神真实的击溃了当时亚太地区海军装备超级大国清朝北洋水师的心灵震撼;我对文化军事的认真思想,缘起于毛泽东、邓小平的警防和平演变方略;当我1995年著作出版《投资银行整合资本市场》时,我便深刻的认识到兵不见血刃的投资银行业务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最终会走向主营国家的破产与重组;当我1999年著作出版《文化产业浪潮》以全新的视角关注文化国土资源时,我便意识到人类传统的国家要素将被文化符号、商标符号、货币符号所取代并产生新的国家变革力量。我对人类和平发展时期文化军事建构的坚信,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亚洲金融危机;持续不断威胁人类安全的地震、海啸、飓风、瘟疫等突发事件以及世界超级大国布什总统宣布创建的白宫信仰与社区行动倡议办公室;世界超级大国“9·11”事件以及世界正在蔓延的雪松革命、天鹅绒革命、玫瑰革命、橙色革命、日本首相朝拜靖国神社、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前军事大国苏联向中国的民营企业出售飞机、卫星、航空母舰用于民用事业和军事旅游事业;世界超级大国中央情报局(CIA)推翻伊朗总理摩萨台的阴谋、大石油公司的傀儡——伊朗国王重新执政时所做的种种残暴事件、沙特阿拉伯国家的洗钱事件、厄瓜多尔总统杰米·罗尔多斯和巴拿马总统奥马尔·图勒何的惨遭暗杀、亚马逊河上石油公司和传教机构相互勾结的辩解、柏克德(Bechtel)与哈利伯顿(Halliburton)和其他世界超级大国资本主义的重要支持者在国际上的倒行逆施、世界超级大国单方面无故侵犯巴拿马并逮捕了巴拿马独裁者曼纽尔·诺列加、缅甸国父昂山将军遇刺身亡所留下的民主斗争后遗症、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被害、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的政变等重大系列事件让我陷入深深沉思的结果。当我2004年著作出版《国家和平发展战略》、《和谐社会构建论》时,受世界超级大国大电影《后天》的影响又使我陷入人类已经进入气象战争、环境战争的深刻思考,由此引发了我思想和平发展时期中国军事变革的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当今人类社会还有什么比文化军事建设实现和平国防与和平军事建设更加重要呢?我们确实处在一种世界重组的萌芽阶段,特殊的文化成为人类社会创新的源泉,这个世界不存在一个文化中心决定论,今天的世界演变已经非常复杂,世界的全球化模式是文化大国根据人类的文化资源所选择的必然模式,在这个时代人类最根本的变化是不再用分离的观点来看待欧洲、美洲、亚洲、非洲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今天的世界必须要求我们用宇宙全息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全球化是世界变化的一个真实现象,八国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会议、上海合作组织高峰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世界社会论坛、中非论坛、亚欧论坛、博鳌论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全球万人气候大会等等人类的新生事物正在挑战传统意义上的神秘、神圣、权威而正在走向透明、平等、娱乐的时代,这就是世界的变化。由此文化军事战略所告知人们的是人类在全球化发展的地球有限时代的发展趋势以及遏制暴力伤害性战争的希望。从而也使我更坚定的相信,在人类对文明集体失忆后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中,未来人类的世界战争是由主导人类意识形态的文明而发起,最终也只有建构人类文明的文化才能遏制并终结未来人类的世界战争。文化作为人类的生活方式,其起源依赖于人

的超越精神——超越自然界或动物界的生活方式，超越囿于个体或囿于自我的生活方式。所以小我来自大我的超越精神乃是文化之树的根基，而哲学、科学、艺术、道德、法律、政治等各种文化形式，则是文化之树的花果。文化的发展，也依赖于超越精神——超越既往的个体和群体已经获得的成果，但又不脱离其根基。人类的超越精神在各大文明中均集中体现为宗教，而宗教则成为它们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称为“道教文明、儒教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犹太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神道教文明”、“印度锡克教文明”等等的原因，宗教依其本质是一种动态的力量，永远在变化和自我更新。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们发现宗教精神对文化发展有决定作用，而我们现代人则发现世俗化的文化会日益肤浅或平面化，甚至衰败而背离文化本质的原因。信仰、革命与权力就是构成人类社会的此类象征性结构以及权力象征性实践基础的基本动力。权力的象征性结构实为其中的核心。而权力“共谋”或信仰共享的精神性概念则是权力象征结构的内核。权力、信仰、秩序构成了人类未来社会的象征性结构及其权力象征性实践的基础和基本动力。相对于当代全球化的人类社会的改革与变迁而言，个人精神权利的独立，制度宗教的专业化、社会化（与世界相对而言的社会化），必将促成这个象征性权力结构的转型，而世俗权力亦将围绕这两种因素的独立形式，改变自己的存在结构，特别是改变自己的合法性证明方式。改变了固有的权力秩序所包含的宗教信仰意义，权力不再需要信仰了，但是，秩序却需要信仰和宗教及法律一道参与其中。当宗教、信仰成为个人精神权利的时候，国家权力理性化以及世界宗教真实祛魅的过程就可以基本告一段落了。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或多或少体现在人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了。倘若个人的精神权利正以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得以关注并被建构，那么曾以精神建构为价值核心的政治革命亦可能被分解为若干不同的社会层次。在此情形之下，人类即使再度发生信仰危机，那也会超越精神建构层面的公私、正邪之间的冲突，只局限于某个宗教社团内部，而不会危及整个世界并转换成为所有人类的信仰危机了。

历史作为人类生活的过程正在逐步加速。社会作为人类生活的群体正在日益混乱。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方式正在急剧变化。历史的这种加速已经到了极其重大的事件很快就被新的事件冲淡，以致来不及认真总结经验的地步；已经到了程度极小的走向错误，就可以带来程度极大的苦难灾祸的地步；已经到了使人习惯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因而听之任之、麻木消极，甚至醉生梦死的地步。社会的这种混乱已经延伸到从政治到经济，从观念到形象，从群体到家庭的每一个领域；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由于对外界绝望而更加以自我中心，由更多的自我中心又导致了更多的混乱；已经使许多人为了“以毒攻毒”而忘记了想要使用的毒药——铁板一块的强制秩序在根本上的无效与祸害。文化的这种变化，正在使自然资源枯竭，使自然环境恶化，正在毒化生命离不开的水、空气和土地，正在毁灭人类在宇宙中唯一的家园；正在使社会结构解体，使社会环境恶化，正在毒化人生离不开的家庭、亲友和人际关系，正在破坏人生注定要依托的社会；正在使贫富（不但是财产的贫富，更是权力和资源占有的多寡）空前悬殊，正在使人远离正义原则，正在使人禽兽化，正在使人心石如铁，正在毒化人性本身。人生，是生命的过程；人类生活，是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的生命过程，也是有

别于一切物性的人性的实现过程。这个过程正在受到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巨大的威胁。自我中心主义不但会导致人在物质意义上的死亡，而且会导致人在精神上的死亡，即人的物化或非人化。自我中心主义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群体的。个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使个人与自然疏离，与他人疏离，与自己的人性疏离，导致个人的罪恶或非人化；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使本群体与自然疏离，与其他群体疏离，与本群体的人性疏离，导致群体的罪恶或非人化。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把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对立起来，把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对立起来，把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对立起来。它通过把自己群体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视为中心、优越甚至绝对，撕裂了整体人类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为本群体和人类整体带来灾难。然而群体自我中心主义的种种表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主义、阶级斗争主义、文化上或宗教上的绝对论或唯我独尊论等等，完全可能毁灭自己的和别人的民族、阶级、国家中的千百万个人，或者把他们变成野兽；完全可能导致摧毁自己的和别人的（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甚至完全可能毁灭地球和人类本身。群体自我中心主义正在威胁着人性，正在威胁着生命。所有这一切，是作为整体的人类之分裂，是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类之非理性，是作为有智慧者的人类之愚蠢。人类相互依存性正在日益加强，同时却滞留于个体自我中心主义和群体自我中心主义，因而彼此对立的人类，需要一种顾及整体的全球主义。面对科学主义的主客对立日益加深，个体尊崇理智而整体陷于愚蠢的人类，需要一种对超越主客对立、超越工具理性的大智慧的热爱。人类生活面临巨大威胁，因此迫切需要为了生存需要行动；行动之前，需要思想。这就是文化军事战略所透释的哲学意义。

我们所处的文明时代鼓励公平正义、和谐和平合作等价值观念。我们的社会教育是谦恭忍让的教育。这些和善和谐和平的价值理念以各种方式被确定给我们的族群社会，我们的族群社会缺乏迎接真实世界中必须面对竞争、斗争与战争的教育。我们的文明也许会否认这个事实而呈现出更加祥和的远景幻想；但我们能够真实的感受到我们的族群社会在客观的生存世界中充满着战争的挑战与印痕。这样不是说我们辜负了和善和谐和平的努力，而是说我们自己无法改变人类自身的习性。我们作为动物有攻击的冲动，面对同类的攻击我们不能置之不理，阻止攻击和反抗攻击是我们面对同类动物挑战的生存法则。人类一直依赖国家、家族、组织机构来照顾个体，当人类面对全球化的文明，现在所需要的是切实有效的智慧帮助我们处理冲突，应对每天都会面临的竞争、斗争与战争。这种智慧不是教导我们如何强悍地获得想要的东西或者如何保护自己，而是引导我们如何更加理智、更有策略地应对冲突，通过灵巧机智的行动处理各种复杂困难的局势。战争不是与其他社会活动毫无牵涉的独立领域，它不是肢体的博弈，更不是装备与装备最后的竞争，它是最终以人与人、人群与人群、族群与族群的心智对抗，这其中有人性中最完美也有人性中最肮脏的动物本性。人类的战争文明反映了人类社会几乎无所不能挑战自身的社会趋向，在全球化的文化主权时代，恐怖战争是使人类失去抵抗意志、摧毁战略谋划能力最根本的战争方式。恐怖主义者让不定时的暴力行动弥漫于整个公众领域而使大众感受恐慌、恐惧、恐怖，恐怖战争的目标不是取得战场上的胜利，而是要引起最大的族群混乱并刺激对方进行过度地反击。挑战全球化社会的恐怖战争为人类的文化主权时代制造出无所不为的媒体传播假象，这种神经化的战争造成的恐怖主义伤



害效果就是为了使受害的族群屈服于恐慌、恐惧、恐怖。人类要谋划出最有效的反恐怖战争战略,那就是让受威胁的人群、族群、人类面对恐怖行为、行动时具备认识大千世界物竞天择的心智觉醒的文化环境。人类的精英领袖们要采取可能的措施阻止更多的恐怖战争袭击,面对恐怖主义者随机的行动往往可靠的心智比军事力量更具有价值,精英领袖们通过威慑人类的各种事件争取世界的看法或者与其他国家的联盟,孤立恐怖主义者散发伤害大众确又是使大众感到恐惧、恐慌、恐怖的各种文化、科学、疫情、灾害等资讯是文化军事战略所提供的战略思维模式。当然,在一个联系密切开放的世界里从来就不会有绝对的安全,关键是我们能够容忍自己的生活中有多少威胁存在,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有一种威慑的力量可以遏止人类的超常规战争,而这种力量正是对人类战争文明原始形式的回归,相互面对坦诚交战,一种力量与力量的简单较量,在这样的文明战争形态中,保存国家的力量和能量并把它们集中在最有力的焦点上是构建文化军事战略的动态格局。那就是找到国家文明与文化的资源并深入挖掘,深度和强度要胜过宽度和广度,当我们以文化军事战略资源的整合来提升国家力量的希望时,文化军事战略的杠杆效应就会保障人类可持续的和善和谐和平。如今的时代是虚假与真实、新闻与娱乐之间的界线比人类的任何一个文明的时代更加模糊,这为世界的野心家推销温柔的恐怖主义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媒体急不可待的寻找有娱乐价值、有戏剧特色的事件来满足大众的需求,大众对于那些略似真实又荒谬虚幻的事情根本无从抗拒,这就是一种真实与虚幻相融合的文化战争在伤害大众的本质。人类是一种习惯性的好奇动物,总是希望通过别人的行动来揣测出某些娱乐性的东西,这样大众往往会心慌意乱的受到威吓恐惧。世界在文明转型中虽然充满危险,但堡垒的作用似乎还是最安全,孤立会使你暴露在更多的危险中。所以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手段就是周旋在盟友中,这就是我们要选择操控、掌控、制控文化军事文明的根本意义。

随着人类地球村运动使世界秩序剧激变革的新趋势,人类对文化符号、货币符号、商标符号重新建构全球化体系的革命性认识越来越清晰,人类生存规则的本能告诉我们的天性,我们有责任为这个透明、平等、娱乐的人类新时代勾勒出一一种战争与反战争的智慧规则,用这种规则服务人类期盼的和平与和谐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上最严酷最认真的策划、组织和执行,人类的战争规则发生了变化,而我们的军事战略性思维必须发生变化,因为战略是战争的根本,战争是对组织者全方位的考验和不折不扣的执行。人类从热兵器时代走向冷战的终结、软边界国家的兴起、高科技园区在全球的泛滥、跨国公司与宗教在全球的纵横捭阖、跨国协会与组织在全球的施横合纵、国与国互存关系在全球的长短权变、人类的生存需求与时空趋向太空化发展,这一切的新变化都由不得我们乌托邦式的僵守持旧,人类面对这一切的变化所产生的焦虑、暴力、恐惧、绝望、贪得无厌的倾向、永无停歇的竞争,已经制造出了我们所谓的社会结构,包括它的道德及暴力。因此,身为一个人,你必须为世上正在发生的战争、混乱、内心与外在世界的冲突负责。我们的知见和心智应该从这种人类的新变化中觉察自己并为这个世界负责,如果我们想宁静地活着而退缩到寺庙、修道院、军营、校园、工厂、办公室、家庭以及我们自我封闭的精神意识已经无法实现,在人类处于这样的水深火热的时候我们必须创造一种非暴力的文化军事训练、规则、运动来为人类的幸福服务。这就是

我理想中的文化军事战略，它应该适应于各种宗教信仰以及各种民族文化精神信仰的人们。我试图以修道、悟道、证道的方式学习禅宗祖师达摩的心法，以达摩智慧从人类文明根脉的中国文化精神开始梳理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朱熹理学、佛教、道教、禅宗、儒教、医道、瑜伽、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及日本的神道、武士道、日本国祭文化、美第奇家族操纵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等等灵性脉络启迪建构文化军事战略的信心。文化军事战略在人类社会丢失文化后集体失忆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黑暗时代，也许会成为人类未来的一种重要的智慧力量，但愿它可以启迪众生学会祈祷感恩忏悔欢喜祝愿来关心关爱自己的生命、启迪人类社会中的精英学会拯救正在危险和灾难中的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启迪人类社会中的领袖学会处理人类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时临危不惧的动静一如般的禅定状态。当然，大众智慧对文化军事的认同并不断地丰富文化军事战略服务人类的幸福事业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和谐世界最重要的因缘，因为人类毕竟已经走进了透明、平等、娱乐的时代，文化军事战略向人类揭示了传统的武力、权力、势力逐步让位给操纵力量、整合格局和执行符号的精英领袖的客观规律，苍茫宇宙，大千世界，展望未来，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清醒认识世界局势中诸多矛盾和危机，实事求是地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才是人类在新的历史文明时期最基本的生存价值观和努力方向。

《文化军事战略》是人类积极和平运动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类文明进步摒弃暴力战争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类在暴力战争以外运用自身的力量进行和平努力的平衡砝码。当然人类的有序和平竞争，实现力量均衡，没有人能够否定暴力战争的作用，因为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反和平的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和利益而使用暴力战争。《文化军事战略》的积极意义是为了控制和遏制伤害性暴力战争不能任其发展，促使伤害性暴力战争回到和平发展的框架以内通过和平文明手段的角逐获取国家最大利益。古今中外个人影响集体的战争从来都不曾间断，世界也并没有因为革命和反叛得到改善，所有改变人类的运动都是从星火而成燎原开始，但是制度永远无法改变人类，人类却在永远改变制度，社会运动和政治改革乃至军事革命都无法彻底改变这个世界，因为人类的自我感知与其他生命的关系创造了世界和宇宙的秩序，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万物如云水般流逝，无论我们多么渴望，时间永远不会为某个人驻留，每个有思想的人都不愿意自己在世界上庸庸碌碌的无所作为，而是希望能在短暂的人生中尽其所能不断发展提高和完善自己，这种提高和完善的能力是在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过程中通过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而改变自己的行动来实现生命的存在状态。改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激发自己的创造性或如何进行创造性的改变？而创造性正是世间万物发展的动力所在，人类不断地思考和求索是深入事物内部的规律激发人类的潜能从而发展完善人类自身的真理。人类的发展始于每一次的尝试，不论是成功的尝试还是失败的尝试。因此思想的力量仍是目前世界中最被尊重的力量，人类只要能够很好地运用这种力量就能够在曲折中不断前进，不断完善自我并不断改善我们的世界。文化军事战略就是探索人类如何掌握这种力量，如何恰当地运用这种力量，如何建设性地、创造性地使用这种力量的战略规则。

《文化军事战略》是推动人类适应宇宙全息观、科学发展观、东方文明天人合一哲学观为

基础的军事战略理论创新，它涉猎了国际政治、国家安全、国际关系、文化哲学、国家哲学、文化人类学、军事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事指挥学、军事装备学、军事管理学、军事传媒学、军事运筹学、军事思维学、信息作战学、边防学、军队政治工作学、军事法学、军事后勤学、军事运筹学、军事社会学、战争暴力论、战争形态论、战争时空论、战争力量论、战争动员论、战争思维论、战争效益论、战略道德论、战争控制论等学科，建构《文化军事战略》的目的是为了国家间角逐对抗方式要进行有限控制，不仅对伤害暴力战争的手段强度要进行有限控制，而且对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和平手段的使用也要进行控制，为彻底摆脱人类伤害性暴力战争走向和善、和谐、和平文明导引方向。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消纳吸收了古今中外大量的历史文献和中外学者的著述，尤其受到兵家的《武经七书》、医家的《黄帝内经》、儒家的《论语》、道家的《太平经》、《道德经》、佛家的《华严经》、《楞伽经》、《金刚经》、宫本武藏的《地、水、火、风、空五轮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约翰·托什的《史学导论》、恩斯特·布莱萨赫的《西方史学史》、迈克·本特利的《现代西方史学史导论》、布莱恩·蒂尔尼等的《西欧中世纪史》、杰克逊·斯皮瓦格尔的《西方文明简史》、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杰里·本特利等的《新全球史》、德尼兹·加亚尔等的《欧洲史》、罗兹·墨菲的《亚洲史》、罗伯特·E. 勒纳等的《西方文明史》、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自传》、普普尔·贾亚卡尔的《克里希那穆提传》、[俄]索福罗尼的《俄罗斯精神巨匠——长老西拉》、莱尔的《英国复兴领袖传》、[埃及]穆罕默德·胡泽里的《穆罕默德传》、[美]艾克敏的《布什总统的信仰历程》、[美]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等智慧的重大影响，在反复阅读吸收这些经典的基础上奠定了建构《文化军事战略》的信心和勇气，由此我怀着对大千世界深深的慈悲、爱与责任建构了《文化军事战略》，我深信《文化军事战略》是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我只是对这个神圣的命题进行了比较完整、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在此，特别对上述图书的作者、出版人、出版社及本书标注的参考资料作者的智慧表示感谢！并对古今中外那些为人类的军事文明做出贡献补益了我的思想的前辈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我也对为人类军事文明正在奋斗努力的同辈及后学表示最诚挚的祝愿！人类只是大千世界中的匆匆过客，我们所有的努力在宇宙时空浩瀚中都显得如此苍茫，但文化和文明就是通过人类与宇宙共同律动的点滴积累与沉淀，建构着人类的灵魂和未来的生命发展方向，我诚愿向所有努力和努力着的人类以及生命界致敬！更向生养我们的父母致敬！拙作《文化军事战略》所期待的是引领人类在有限的文明时空中融合和平发展的主旋律，推动人口资源大国与文化资源大国成为主导地区安全和世界未来的责任大国，推动和谐世界建构运动成为全球性的浪潮，推动可持续的和善、和谐、和平文明成为全人类的超级力量，其实这一切所述才刚刚开始……

乐后圣

2007年12月12日

于京西香山云居山房

## Postscript

The culture of the human being has been following the essential stream as feudalistic diadem in the Agriculture Age, democratic regime in the Industry Age and cultural sovereign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hen thinking over the stratagem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sovereignty, which includes territory, economy and culture sovereignties, I've discovered that human's civilization on cultural military is inevitably affecting human's destiny. Man's propensity to change the world not only shows their strength and wisdom, but makes them try to act as the dominator of the world. The Global Village Movement (GVM), which aims to turn the earth as a whole, is exactly a repeating palingenesis of the historical culture dating back to Ancient China. No matter how great the world's change is, the law of the jungle still remains. Then how should the army, people spark-plugging peace and others think over, observe, relieve, prevent, limit, end or subside human's survival crisis and challenges caused by weapons, biological warfare, information, nuclear, and aerial warfare. Fortunately, even with material civilization developing so rapidly, human will never completely change their virtue of caring for lives. Therefore, flux on human's military civilization brought by the global competition is being carried through like a raging fire. The flux requires us of well understanding the EVM in such a competitive world. Human exists in this world with some uncertain reason, and we are trying to find out some other explanations. I am sure in some place unknown, there's something laughing at us, which is called "end-result" in religion. If one could satisfy himself with fortune and enjoyment,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him to believe in religion and undertake warfare. Indeed, he has to honor death, which is the best way to rid himself of all the problems. The most famous wars in history were all declared with a reason of ideology, but actually, all these wars aimed at economic benefits. It seems that war declarers were attempting to conceal their economic purpose with a reason of ideology. All wars are meaningless and all wars with so-called meanings will turn out to be meaningless. They can only be remembered-as wars. The "meaning" of wars, in a world, is to cause casualty. As to the reason, whether ideology or economic benefit, it is not persuasive. The major "meaning" of wars is to bring perdition. Wars are a kind of mechanical operation, which results in extinction. The machine can be various, but the product is the same-extinction. When the traditional elements of a state are influenced by symbols of culture, industry and currency in the GVM, human is expecting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to provide the movement with a basic guarantee for peaceful development. Nowadays, it should not be the diplomats or the mean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military, but the



defensive military equipment that intervenes in the warfare. To win a war without blooding and sacrificing was considered the greatest victory among eastern military civilization, which is the convert in the history of human's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The awakening of human's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can be seen as rational regression of the world. When cultural warfare, in the times of the GVM, appears in every corner of the earth, human can no longer keep them safe with traditional army and military equipment, nor can they maintain a state's benefits and sovereignty, regional and global safety. Obviously, warfare is beyond the concepts of soldiers, armies and military. It has become a great career of politicians, philosophers, religion and culture leaders, scientists, entrepreneurs, and even bankers.

In 21<sup>st</sup> century,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various fields of social life, there are many signs show that the impact, attrition, and even the opposi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s, cultures and religions, will be an important factor to influence the world's situation. Culture is the summation of spirit and material, wisdom and emotion, of some certain society and some certain social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literature and art, culture also includes lifestyles, survivalstyles, value system, traditions and beliefs. In the atmosphere of mutual trust and understanding, respecting the cultural varieties, toleration, dialogues and cooperation are the best guarantee of global peace and safety. To acknowledge the culture varieties, be aware that human is a unitive macrocosm and help one another in a wider range are a main trend in human's development. Though globalization is a challenge to the variety of culture, it also creates chances for new dialogue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Culture bears different forms in different times and in different places. Its variety incarnates uniqueness and variety of forming human colonies and societies. The variety of culture is the source of communication, reformation and creation. It's necessary to human as the variety of creature is important to the maintenance of eco-balance. In terms of this, the variety of culture is human's common heritage and it must be confessed and ascertained on half of ourselves and our offspring. In a society of more and more diversification, we must insure that individuals and group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get along well, and claim that policies involving all citizens in are dependable guarantee to increase social agglomeration, civilian social energy and maintain peace. Therefore, multi-cultures are a set of policies relevant to the variety of culture. multi-cultures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democratic systems. It is good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an enrich people in creation. Culture diversity give us more chances; it's one of the source of development. It is not only a factor promoting economy increase, but a means for people to have satisfactory talent, emotion and moral spiritual life. To protect culture diversity is an exigent need of human's military revolution. It can't be separated from the respect for man's dignity. A military revolution is always ahead of a weapon revolution. When a revolution military affair comes out, revolutionary weapons are to come out. As the contravention between culture diversity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appears in this information age, countries losing their own cultures will turn to be vulgar, tin-pot, rigescent, unwholesome, unanimated,

exanimate and short of creativity. Culture determines the fate of a people, a country, the world, the civilization and the whole human. The results brought by culture consciousness, happiness or distress, war or peace, serenity or revel, are all direct aftereffects left by people's subjective wishes. They are the most effective, easily changeable strength and cost least. Every large-scale war and revolution in history was the result of cultural notion and style being profoundly awakening. If human didn't have the culture identification on war and revolution, any war or revolution is a hard hallucination. Human'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world will finally incarnated absolute culture consciousness. For a cultural sovereignty,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world and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steadfastly follow a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from perspectives of humanity and culture military stratagem, is the most essential power and headspring in to rebuilding her inner life.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is a creative research into discovering the new trends of human's culture military revolution, which has advanced strategic value to start human's cultural military civilization of the limited age of Globalized developing earth.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is different from the armed revolution military stratagem of harmful and violent wars, which incarnate battle effectiveness, in that the former is the centralized embodiment of penetrability, eterrence,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constructive abilities.

Since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the re-definition and re-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is just like that human has found another inner world. Its significance is nothing less than the discovery of nature and universe, as well as the discovery of the scientific system. My focus on cultural military arose from the shock in my soul brought by Japanese military innovation, which absorbed the essence of China's Buddhism and Japan's Shintoism, formed into Japan's Bushido spirits, and finally beat Beiyang Navy of the Qing Dynasty—the superpower in that time in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s. My philosophizing thoughts about cultural military arose from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s defensive strategy against peaceful evolution. When in 1995 I wrote the book *Investment Bank Conforming Leading Capital Market*, I realized that investment bank service would result in a country's bankruptcy and recombination without battles; when I published *Cultural Industry Tide* in 1999, which focuses on cultural territorial resources in a brand-new view, I realized that a nation's traditional element's will be taken placed by the signs of culture, brand and currency, and then bring new innovation strength to it. My confidence in the cultural military construction in the period of human's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the result of my thinking about the serious events like Korean War, Vietnamese War, East Europe's Upheaval, the Soviet Union's collapse, Gulf War, Kosovo War, Afghan war, Iraqi War,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constantly threatening disasters like earthquake, tsunami, hurricane, plague, White House Belief and Community Action Promoting Office created by American president Bush, the September 11, the world-widely pervading Cedar Revolution, Velvet Revolution, Rose Revolution, Orange Revolution, Japanese Premiers' visit to Yasukuni Shrine, South Korean's Application of Gangneung Dan-o Je Festival as World's Heritage, former military superpower Soviet Union's selling Chinese individually-run enterprise

owners aircraft, satellites, aircraft carrier for civil use and military travel, CIA's uncovering Iranian premier Mohammad Mossadegh's plot, the inhumanity committed by big oil companies' puppet-King of Iran, Money Laundering in Saudi Arab, the assassinations of Ecuadorian President Jaime Roldós Aguilera and Panaman President Omar Torrijos, the defensive answer of act in collusion of oil companies and missionary organization on Amazon River, the retroaction of Bechtel, Halliburton and other supporter's superpower capitalism, the invasion of Panama by superpowers, which lead to the catch of Panaman's dictator Manuel Antonio Noriega, the squeal left by the assassination of Burman founder Aung San, the murder of Philippine President Corazon Aquino and the coup by Venezuelan President 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 etc. When my books *A Nation's Peaceful Development Stratagem*,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came out in 2004, affected by the grand movi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 was encouraged to think over the problem-what the strategic goal of Chinese military innovation should be in the perio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wha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militar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peaceful national defence and peaceful military construction. We are sure in a rebuilding world in swaddling clothes. Special culture has become the source of social creativity. There is no determinism of cultural center in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has been evolved to be quite complex. The world's globalization mode is a necessary mode of a great cultural country's choice on the basis of human's cultural resource. In the present era, the most essential change of the human lies in that we are now looking on affairs in Europe, America, Asia and Africa as a whole. The world today requires us of looking on all the matters in a point of universal holographicalism. Globalization is a real phenomenon. New organizations like G8 summit, ASEAN Regional Forum APEC, SCO, World Economic Review, Society Global Forum, Central African Forum, Asia-European Forum, Boao Forum for Asia (BFA), the Six-Party North Korea Talks, Bali Island's Weather Conference, etc. are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mystery, sanctity and authority, which would lead to a transparent, equal and recreational age. This is the change of the world. In this way,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lets us into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globalized development of the earth in the limited age, and the hope of preventing violent wars. It also make me believe, when people are suffering from a civilization amnesia and insane, the world war in the future will be launched by the civilization of ideology and eventually, only the culture based on human's civilization can prevent and end the war. as human's lifestyle, Culture's origin relies on human's spirit of exceeding-a lifestyle exceeding nature or animality and a lifestyle exceeding individual or self. Therefore, the exceeding spirit that a small self comes from a greater self is the root of the tree of culture, and all kinds of cultural forms, such as philosophy, science, art, morality, law, and politics, are the flowers and fruits of the tre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depends on the exceeding spirit too-exceeding the achievements reached by previous individuals and groups, but it doesn't break away from its root. Human's exceeding spirit is incarnated as religions in various civilizations, and religions are their soul. This can explain us why they are called Taoism Civilization, Confucianism Civilization, Buddhism

Civilization, Christianity Civilization, Islamism Civilization, Judaism Civilization, orthodox Church Civilization, Shintoism Civilization and Sikhism Civilization. Religions in nature are a kind of dynamic strength, which change and renew constantly. This is why historians and litterateurs found religionary spirit determine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while we have just found that secularized culture is of superficialness and complation, and even fall down to lapse from the essence of culture. Beliefs, revolution and power are the basic motives making up the token structure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token practice base of power, and the latter is the core. And the spiritual concept of power complot or belief share is the kernel of the token structure of power. Power, belief and order form the base and basic motive of the tokenstructure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token practice base of power. Compared to the globalized innovation and variance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present age, the independence of individuals' spiritual power, and the special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of systematic religions will definitely help to the trans-conformation of the token structure of power. And mundance power will change its existing structure due to the two factors-especially change the way of proving its validity. Once the religionary sense included in the connatural power order has changed, power won't need belief any longer. But order still needs belief, religion and law. When religion and belief become individuals' spiritual power, the process of a national power's rationalisation and world's religions' discarding the false and retaining the true can be brought to an end. Actually, this process can be seen, more or les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since the World War II. If individuals' spiritual power is being paid attention to and constructed as franchise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en political revolution, which once considered spiritual construction as the core of value, can also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social levels. 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 even if human encounters another belief crisis, we will avoid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justice and evil. The conflict can be controled within some certain religious group and will not threaten the whole world, and then become a belief crisis of human being.

As a process of human's life, history is accelerating. As the group of human's life, socie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nfusing. And as the way of human's life, culture is changing acutely. The speedup of history reaches so high that it has now been diluted by newborn things and that it's too late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 It also reaches to the degree where a tiny mistake will bring a huge tribulation and disaster; to the degree where people are used to the sense of uncertainty towards the future and to the degree where people let matters slide, sackless and negative, and even lead a befuddled life. The confusion of the society has been extended from politics to economy, concept to image, from groups to families. It has made more and more people become depressed about the nonego, more and more people unaware of the invalidation and bane of the use of the monolithism order. This kind of change of culture is now drying up the natural resources, worsening the environment, envenoming water, air and land people can't part from, and destroying human's unique homestead; it's now disjointing the social structure, worsen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 envenom the



family, relatives and relationship life can't part from, and destroying the society life is bound to relying on; it's now enlarging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keeping people away from justice principle, dehumanizing people, making people become cold hearted, and envenoming the humanity itself. Life is a process of being alive. Human's life is a process different from other animals' living process, and also a process of humanity realization different from other creatures'. This process is threatened seriously by human's autism, which can not only result in death in the sense of material, but in death in the sense of spirit. Autism can be involved in both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dividual autism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from nature, other people and his own humanity, and eventually results in evil or inhuman. Group autism leads to alienation from nature, other groups and its own humanity, and has the same result as individual autism. Group autism sets one part of human's history opposite to other parts of the history, one part of the human's society opposite to other parts of the society. Considering its own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as the center, superiority and absoluteness, It laniates the whole human's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which brings disasters to the group and the whole human being. However, the forms of group autism-nationalism, racism, absolutism or egoisticism of culture of religion-can ruin its own and other peoples, classes, millions of civilians, or turn them into beasts. It can also destroy its own and others'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even the earth and human. Group autism is threatening humanity and life. Human should co-exist in the world, but we are detained in the individual and group autism, so human opposite to one another needs globalism that consider the whole human being. Human, facing the deeper and deeper antinomy of the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and sanctifying mind so much as to fall into stupidity, needs a sapiential love exceeding the antinomy of the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and a sapiential love exceeding tool sense. Human's life is facing a big threat, so we cry for actions in order to survive. And we need thoughts before actions. This is the philosophy meaning shown by cultural military stratagem.

The age we live in accord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value and concept of equity, justice, harmony, peace and cooperation, etc. The education we receive is the education of courtesy and self-surrender. These kind, harmonious and peaceful values and concepts are taught to our ethnic group in different ways, and thus provide us with education not teaching us how to accept the world's competition, struggle and war. Our civilization may deny such a reality and create a more peaceful perspective and fantasy. But we can truly sense that the world is filled with challenges and mouldages of war. Saying so does mean that we haven't made efforts to get to know kindness, harmony and peace, but mean that we are not able to change our own nature. As creatures, we have the actuation of attack, and we can't disregard totally when attacked. To prevent and resist attacks is the rule to meet challenges. Human has been relying on nations, families and organizations to take care of individuals. When facing the civilization of globalization, what we need is tangible and effective wisdom which can help us to deal with conflicts and meet every competition, struggle and war. The wisdom is not to teach us how to get intrepidly what we want or how to protect up, but to guide us how to deal with conflicts and